

心灵漫笔

春会

■郭彩华

村里的春会上又搭起了戏台。锣鼓声一响，街上就热闹起来。锣鼓声声，顺着风飘进耳朵里，一下子把我拽回小时候，那些被尘封的琐碎往事如同春日破土的嫩芽，一茬茬冒出来。

小时候，每年春会，学校专门放三天假，因为唱戏的要住在学校。那时候的春会才是真的热闹，比过年走亲戚热闹多了。过年就是按规矩，去舅舅家串个门儿，姑姑来家里坐一会儿，走个过场就完了。可春会不一样，所有亲戚都能凑到一块儿，尤其是奶奶娘家的那些亲戚，平日里都在各自村里种地忙活，一年到头见不着面，就等着春会这天都来家里看望奶奶。奶奶的侄子、侄女一进门，奶奶就拉着他们的手笑得合不拢嘴，家长里短、庄稼收成、娃娃们的学习，说上一整天都觉得不累，满院子都是说话声、笑声。

我印象最深的是用嫩柳条穿起来的油条。大人把一根根金黄的油条串在新鲜的柳条上，提在手里晃悠悠的，看着就诱人。这在当时是最体面的礼物——虽没有精致的包装，却藏着

最朴实的心意。有时候亲戚拿来的油条放了好些天都变硬了，咬都费劲，可没人嫌弃，因为那不是油条，是亲戚间惦记的情分。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油条换成了方便面、健力宝。这些在我们眼里稀罕得不行的零食，是童年最馋的念想。

那时候家里穷，招待亲戚的菜都是自己种的蔬菜、养的鸡鸭。没有大鱼大肉，更没有高档菜品，可一家子围坐在一块儿，你夹一筷子菜，我敬一杯酒，说说笑笑的，那份亲情热乎得能暖到心窝里。这些走亲戚的礼，我们小孩大多碰不得，因为都是“周转礼”——这家掂来，我们还要掂着去那家，在亲戚间来回流转，是穷日子里独有的礼

数，却一点儿都不显得生分。我和哥哥弟弟最馋的就是那些方便面，总想着偷偷偷一袋。趁父母不注意，我们就溜到箱子后面，轻轻掀开一个小口，抽出一袋，再小心翼翼把口子封好，躲在角落里干嚼着吃，心里既紧张又欢喜。其实父母什么都知道，只是从来不说破，任由我们藏着这点小心思。现在想想，那都是藏在穷日子里的温柔。

春会上的戏台从来不是我们小孩的主战场。大人坐在戏台前听得入迷，我们就钻到戏台后面、台子底下，看唱戏的化妆换衣服，看耍猴的、耍小玩意的忙活，在人群里疯跑打闹，满头大汗也不觉得累，那是最纯粹的快乐。

如今春会还在，却再也没了小时候的味道。走亲戚没人再送那些东西了，没有了围坐在一起的拉家常，没有了说不完的心里话，再也找不回当初的热乎劲儿了。

小时候心心念念的零食、礼物，现在随处就能买到，再也不觉得稀罕了，对春会也就没了满心的期盼。原来最让人怀念的，从来不是春会的热闹、不是那些馋人的零食，而是春会里亲戚间不分贫富、真心相待的亲情，是那段穷却快乐、简单又温暖的旧时光。

春会年年有，可我心里的那场春会却永远留在了小时候，留在了柳条穿油条、偷吃方便面、戏台底下满是欢笑

春夜归途

■安小悠

列车到漯河站时，刚过零点。出站口那盏旧灯昏暗得像守夜人倦极了的眼睛，勉强照着稀疏的人群。接站的、出租车司机和宾馆揽客的，声音都压得很低，有一种敷衍的热情。现在的生意都太难做了，这样守候到深夜也难成一单，但他们又怀着希望，哪怕渺茫。我没多停留，甚至有些急切地朝着路边的共享电动车走去——家里那个小家伙怕是一直在等我，还没睡呢！

扫码，“嘀”的一声后开锁。这声音像归家的密令，在春夜里显得格外清脆悦耳。当然，坐出租车会更快，但本地出租车多用气，那种难闻的油气混着劣质皮革味让我受不了。而且恐怖片看多了，对深夜的出租车阴影面积很大。还是这样好，一个人，一辆共享电动车。车轮转动起来，发出细碎的、持续的“沙沙”声，我便载着这声音，沐着夜风，往家驶去。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样深的春夜

里独自骑行回家。路是熟悉的，闭上眼也能走，可此刻却觉得陌生。白日里喧嚣的街道此刻非常空旷。路灯一盏一盏地过去，光晕把影子拉长又缩短。夜透着凉，白日里被暖阳哄骗退去的寒意这时全醒来，风一吹，便透过衣衫灌进来。但我喜欢这种凉意。它让我确信，那久别重逢的暖，并非一场白日的幻梦。

不觉仰起头。天空中三两颗星星眨着眼。想起小时候看星星，有棱角，璀璨如碎钻。如今看去，都软了、化了，仅一小点儿光晕，像透过呵了气的玻璃望出去，又像一块渐渐化在水里的橘子糖。星星变了，还是星星的那双眼睛老了？朦胧是美的，却也隔开了最初的真切。得失之间，竟也难言。

忽然想起王维的“夜静春山空”。此地无山，可那份“空静”却盈满了每一寸空气。除了车轮驶过路面的“沙沙”声，自己的呼吸、心跳，甚至

柔软的鼻息，都听得见。于是，我在“空”里觉出一种丰盈，仿佛这凉、这静、这星光朦胧，都是春夜特意为我一人准备的。它们不说话，却比谁都懂得——一个在春夜骑行的人，心里那点清亮的、不愿被说破的孤单。

拐进小区门前的街巷，微风送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幽幽的，像是……哦！对了，是白日在郑州油化厂闻过的那几丛黄木香气，气味很淡，混在夜里抓不住，却分明是有的。没虫鸣，没人声。可我却觉得挺好。

到了这个岁数，热闹是别人的，我什么都没有，只剩心头的那点惦念。因这点“惦念”，让春夜有了形状，有了温度，有了可堪奔赴的、具体的路途。否则，春夜再美，也只是漫长的流逝，是一种多余。心头有爱，哪怕只是奔向一扇窗、一盏等待的灯，这夜便有了情思。

“春眠不觉晓。”春夜当然可以用来酣睡，但仅用来睡觉又太浪费了。如果皓月当空，就当举头望月；如果隐秘的花在暗中悄然绽放，就当驻足细嗅，如果所爱的人未眠，就当和他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然，要春夜干什么呢！纵使它潜藏一万种美好——有泥土下种子破裂的轻响，有枝头花朵绽放的私语，有晚风穿过新枝的温柔，那美，也只是空寂的、辽远的。

我把共享电动车停放在指定区域，还车，落锁。走向我家那栋楼，窗户还亮着小小的橘色的灯光，让我心头一暖。

那是儿子为我留的灯。我知道。

诗风词韵

春天的模样

(外一首)

■清影

指尖把柔软织成一幅油彩画
蘸着花香
再扬几声鸟鸣。高处、低处
都透出几分明亮
坐在乡野，与油菜花、紫花
地丁
以及二月蓝闲聊

追着从草根处溜出的虫子窃
问

彼此都说不出她的模样
春天把我们
轻轻揽入怀里
——散作她身体的一部分

春风颂

一缕，足以挑亮山的眉眼。
流动的手
那么轻，那么柔
举过高高山巅，垂到低洼河
坡

那些大的、小的或高的、矮
的生命
从指缝一一复活
它连村头废墟也不舍得放弃
赠送几株草、几朵花、几声
鸟鸣……

“食全食美 漂在其中” ——我的美食故事

焦香酥脆的馓子

■周福玲

早上去超市买菜，货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包包金黄的馓子，看着很是诱人。一位老人拿起两包馓子走到称重处，服务员笑着问：“大爷，你咋买这么多呀？”老人乐呵呵地说：“馓子好吃，就这两包要不了两天就吃完了。”

馓子是漯河的一种传统特色小吃，焦香酥脆，大人小孩都喜欢吃。我是许昌人，以前从没吃过馓子，大学毕业后来漯河工作才知道馓子。吃过之后，我一下子爱上了这种美味小吃。

郟城区巴山路南头的新街曾经开着三家馓子店，生意都很红火，每天都有不少人去那里买馓子。

记得南边那家馓子店是父子俩经营的。儿子已是中年，父亲头发花白，很慈祥，经常是儿子盘馓子、父亲倒馓子。中间那家店的店主是一对勤快、配合默契的夫妻，一般是丈夫盘馓子、妻子倒馓子。北边街口那家店是两个中年的姐妹打理的，通常是姐姐盘馓子、妹妹倒馓子。馓子店，应该是这几家祖传的手艺吧。

有时下班路过，我总会买一些馓子带回家。这三家的馓子我都买过，都是芝麻馓子，有时候是白芝麻，有时候是黑芝麻，吃着很香脆。

有一次，我下班路过姐妹馓子店门口，她俩正在做馓子。姐姐熟练地盘馓子，准备下午开炸。我停下脚步走进店里，和她聊怎么做馓子。她说：“和面很重要。先把面放进盆里，打上鸡蛋，放盐，用凉水，放点芝麻，把面揉光滑，醒俩小时。面醒好后揪成小面剂，在案板上搓成长条，泡温油里再醒会儿。然后把醒好的面条缠在手上，慢慢拉长拉细拉匀，把面条再对折，接口处并齐，形成并列的环状面条。等锅里的油烧到七八成热，把面条放进去炸，炸至金黄，再捞出来控油。”

芝麻馓子吃起来真香，让人回味无穷。馓子的吃法多种多样——可以泡在稀饭里、汤面条里吃或者用烙馍卷着吃，还有用馓子炒菜或拌凉菜的。据说有一家饭店的招牌菜是皮蛋凉拌馓子，风味颇为独特。漯河的宴席上也常会摆上一盘馓子和烙馍，用烙馍卷着馓子吃。这怕是从南方到北方都很难见到的一道特色菜吧。

有一次，我去买馓子时把5角钱补上了。当时是少掌柜在执秤。我说明了缘由。少掌柜笑着说：“就5角钱，不值当惦记。您买我们的馓子，就是照顾我们的生意了。”

还记得一个夏天的午后，我上班走到新街，天说变就变，瓢泼大雨说下就下。我出门时没有带伞，这可怎么办呢？我向前面一看，发现中间那家馓子店门前有一个摆摊子的凉棚，急忙跑到凉棚下面避雨。

在凉棚下等了好一会儿，雨却丝毫没有停的迹象。我看看手机，再有10分钟就要打预备铃了，急得直跺脚。这时，老板娘一只手撑着伞，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黑色的雨伞走出门来。她走到凉棚下，把伞递给我：“老师，你打这把伞去学校吧。看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你别耽误了上课。”我连声道谢，赶紧打着伞匆匆向学校走去，及时赶到了教室。那份温暖，我到现在还一直记得。

因为老城改造，新街的家馓子店搬到了别处。但馓子的香酥，还有那些温暖的记忆，却回味无穷。



■赵阳

时值退出工作岗位后的第三个清明节，回乡祭奠父母，见儿时好友亲朋，聊起半个世纪前的搬家情形，许多场景历历在目。

我的家乡在驻马店市新蔡县棠村镇插花庙村。我的父亲1955年初中毕业后和母亲结婚，当年考入汝南师范学校，3年后毕业分配到省城工作。5年后我出生于省城，但满月后即回到新蔡老家。后来，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父亲在城里工作，母亲在家务农，当时叫“一头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给我们这样的家庭带来团聚的希望。彼时，号称“中国钢铁工业独生子”的特宽特厚钢板生产基地选址舞阳。十几万民工开山放炮修铁路，冶金部第六冶金建设公司紧锣密鼓地建厂房、安机器，从全国各地抽调人员组建舞阳钢铁公司，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组建地方政府。父亲当初设想：如果他调到新区工作，以农迁户方式把家属户口迁入周边乡村，随着工区的扩大，根据国家政策再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全家人就能吃上商品粮。为此，父亲先从省城的大单位调到小单位，到1974年终于搭上新区工作组建地方政府的末班车，调入舞阳工区郊区委员会组织部，一年后正式实施举家西迁计划。

父亲原打算把我母亲和兄弟姐妹4人全部带走，临行前奶奶哭着让留下一个孩子，遂决定将9岁的妹妹留下，带上12岁的我和7岁、4岁的两个弟弟，于1975年农历三月十八离开西迁。这一天，大队拖拉机去县城拉货，选这个日子是为了搭顺风车。其实用不着这么大一辆车，因为一件家具也没有。我们的大行李为一个小袋面粉、一小篮鸡蛋、一个帆布提包、一个小铺盖卷，再加上我身上背的小书包。说

流金岁月

举家西迁记

是书包，里面只装着几本小人书、两个乒乓球拍，没有课本——那时候上学根本没有发过课本。

天下着小雨，从家门口到村口大路要路过十几家，沿途站满了送行的乡亲。爷爷奶奶和父母在村里人缘很好——奶奶经常接济困难乡亲，母亲经常帮乡邻裁剪衣服。乡亲们拿的送行礼物无非几个鸡蛋、半升黄豆之类。父母大多婉拒，少许留给了爷爷奶奶。

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父母的感受不得而知。12岁的我受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好奇心驱使，满是兴奋和欣喜，但也有对未来生活的些许恐惧和忐忑。西迁之路200多公里，现在走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就能到，我们却用了将近三天时间。

拖拉机在土质公路上行驶。虽然细雨蒙蒙，但在当时能坐上拖拉机这样的交通工具，实在是风光又惬意。中午饭前，我们一家人赶到了新蔡县城汽车站。县城当时有数十家店铺，街道不宽，不见一栋楼房。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种挂炉烧饼出售，咬一口满口留香。简单吃过午饭后，我们乘上一辆漏风的长途客车继续赶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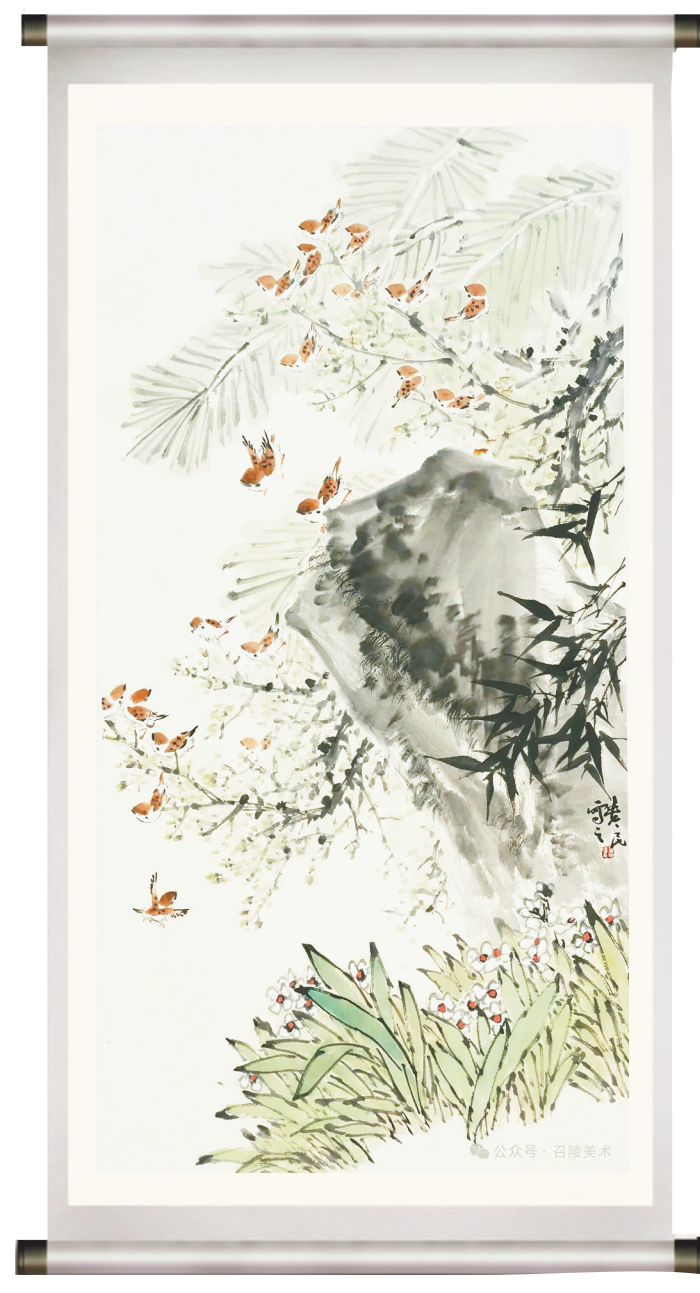
长途客车天黑前赶到了驻马店长途汽车站。汽车站离火车站很远，步行要走将近一个小时。火车站小广场有一匹大白马雕像，前蹄腾跃，高大威武，不知何时所建（听说前几年火车站改造时拆除了）。那时的火车票没有预售这一说，随走随买，上车有空位则坐、无位则站。从驻马店乘火车到漯河时已近半夜时

分。火车站离汽车站很近，全家人步行到汽车站过夜。夜晚太冷了，一家五口人在候车大厅昏暗微弱的灯光下抱团取暖。我睡了醒、醒了睡，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熬到了天亮。天还在下雨，是细雨。朦胧中我向外观望，有楼房有汽车，似有城市的模样。父母分批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到几百米外一家回民饭馆吃了碗羊肉面条，那真是人间美味！父亲借着面条的香味给我们兄弟三人鼓劲，说快到新家了！

第二天早上在漯河乘寺坡方向的长途客车，又过大半天进入舞阳工区。工区尚在建设中，建筑工地分散在长约十几公里的沟沟里。雨越下越大，天越来越冷，看着以前从未见过的山区地貌和大型工程机械，我越来越兴奋。父亲带着我们在区委所在地下车，再步行几百米到区委招待所歇息。

父亲好像跟招待所的管理人员很熟，到这里就像到家一样。我们兄弟三人吃了白面馒头，忘记了一路奔波的疲惫、寒冷、饥饿和烦恼，在招待所一个有十几张床的大房间里开心玩耍。全家人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父亲找了个熟人——秉正叔叔帮忙，送我们去新家。我家的农迁户手续已办好，落户在武功公社卜冲大队陈沟生产队一户李姓人家。

一首歌中唱道“国是最大家，家是最小国”。我们家的搬家史、奋斗史，正是国家发展变迁的一个微小缩影。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感谢改革开放，更应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春信(国画)

胡贵民作